

HUAFEIHUAMINGYUANSHICIXI列

花 非 花 名媛诗 词 系 列

閨中造物有花仙
GUIZHONGZAOWUYOUHUAXIAN
——顾春诗词注评
奚形云/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GUJICHUBANSHE



HIXILE

词系列

闺中造物有花仙

GUIZHONGZAOWUYOUHUAXIAN

顾春诗词注评

奚形云/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GUJI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闺中造物有花仙：顾春诗词注评/奚彤云撰.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7
(花非花名媛诗词系列)
ISBN 7 - 5325 - 3792 - 7

I . 闺… II . 奚… III . 诗词 - 作品集 - 中国 - 清
代 IV . I22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0153 号

花非花名媛诗词系列

闺中造物有花仙

——顾春诗词注评

奚彤云 撰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 - mail：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发行所发行 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6.125 插页 2 字数 146,000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5,100

ISBN 7 - 5325 - 3792 - 7

I · 1726 定价：1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62662100 × 134

引　　言

有清一代，闺阁诗人辈出，其中最有名的当数顾春。她是清皇朝的宗室内眷，身份特殊，比一般善于吟咏的闺秀更易受人关注。在她的丰才美调越来越为世人所钦羡的同时，也成为文人编造“佳话”的依托。有关顾春与同时代杰出文学家龚自珍之间的一段捕风捉影的“恋情”，自晚清以来便盛传于文坛，以致成为曾朴所作著名小说《孽海花》的素材。小说将顾春与龚自珍的“一夜情”描写得绘声绘色，颇为香艳。学者们虽然对此种笔法不以为然，却也未免对龚自珍集中某些暧昧的词句暗自生疑，于是有了所谓的“丁香花公案”，直到现在还使人觉得疑信参半。

然而真正用心读过顾春诗词的人，却大多不易相信这种传说。著名学者孟森、苏雪林曾先后撰写长文，钩考事实，对此详加辩驳。而近代词学家况周颐则直截了当地表明：“言为心声，读太清词可决定太清之为人，无庸龂龂置辩也。”（《东海渔歌序》）虽然今天的人们决不相信与龚自珍的恋情会有污顾春的为人，但确实，“言为心声”，顾春诗词中呈现的与其个人生活融合无间的艺术世界，无疑令人感到赏心悦目，却与那位惊电暴雷般震撼着现实秩序的叛逆男儿，令人遗憾地毫不相干。

一

顾春（1799—1877），字梅仙，号太清，26岁嫁清宗室多罗贝勒奕绘（1799—1838）为侧室。这场婚姻并非来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两个相爱的年轻人力争到底的结果，所谓

“旷劫因缘成眷属”(奕绘《浣溪沙·题天游阁三首》之二),便透露出当事人无限的感慨。究竟是哪种力量阻碍他们结合呢?顾春后裔金启棕教授从《荣府家乘》、《爱新觉罗族谱》中寻绎出一种答案:顾春祖父为大学士鄂尔泰之侄鄂昌,奕绘祖母为鄂尔泰子鄂弼之女,由于这层亲戚关系,顾春得以出入王府,与奕绘相识并互生倾慕。但因鄂昌在乾隆二十年(1755)胡中藻(鄂尔泰门生)文字狱中得罪赐死,顾春作为罪人之后,难以名正言顺地入嫁,最后只能改姓顾,呈报宗人府时,假托为荣府护卫顾文星之女。可见成婚的艰难与太清的身世真相有关。她本为雍正心腹大臣鄂尔泰家族之后,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乾隆时受文字狱牵累,家道中落,其父鄂实峰以游幕为生,与香山富察氏之女结婚(以上参金启棕《满清女词人顾太清和〈东海渔歌〉》一文)。这一说法基本取代了关于顾春身世传闻的一些旧说,为当今学界所普遍接受。

如果说顾春婚前生活在家族没落的阴影中,“尝尽”了人生的“苦酸辛”(顾春《定风波·恶梦》);那么婚后的她则逐渐进入了人生的佳境。奕绘是清高宗乾隆第五子永琪之孙,17岁袭爵贝勒,既是贵胄子弟,又是一个博学风雅的人物:工诗词、善书画,于儒、释、道、医、天文、数术等广有涉猎,自称“幼有文魔,长无他技”(见奕绘《观古斋妙莲集·自序》)。他并不满足于仅和顾春相依相守,而且要将自己从吟诗作画、博览群书中获得的精神愉悦让她来分享。

顾春受过家学熏陶,与丈夫以诗相唱和,亦是轻松快意。在勤学的丈夫影响下,她开始研习绘画与作词,贝勒府丰富的藏书和各种名家绘画藏品为她提供了入门的正途。她和奕绘常常一起读画,并用题画诗表达各自的心得。对名家名作这般潜心揣摩,使她对绘画艺术的理解逐渐加深,为日后的创作建立了较高的起点。顾春写长短句则从钻研宋词入手,她有两组集句诗,共74首,便是广采宋人七言词句而成的。而其词集的开首11篇都是对宋代名家之作的唱和,如柳永《雨霖

铃》、周邦彦《霜叶飞》、姜夔《念奴娇》等,可见她在这方面用功极深。通过这些习艺,顾春的天纵才华终于得到了展现:她的绘画作品今人虽难以见到,但从“君宜为画我宜诗”(奕绘《题太清画二绝句》之一)的评价中,可知奕绘对其造诣已甘拜下风;而词作更是顾春一生成名所在,近代大词学家王鹏运即有“满洲词人,男有成容若(纳兰性德),女有太清春”之说(孟森《丁香花》引),此语又为另一词学大师况周颐所首肯(见《蕙风词话续编》),绝非泛泛之谈。

除了沉潜于诗词绘画,性情洒脱的顾春还喜欢登山临水、亲近自然。她经常和奕绘联骑出游,北京城郊的许多寺院、名胜都留下了两人的身影。他们“遇佳山水留诗句”(顾春《生日》),在大好河山中陶冶情怀、激扬诗兴,意味盎然。由于舞文弄墨已非男性专利,清代官吏家庭中,夫妻同习绘事、酬唱相得的并不少见,但像奕绘那样脱离俗务,经常陪伴爱妻游山玩水的,却只有优游度日的宗室子弟才能做到。在普通士人看来,这对能诗善画的贝勒夫妇,几乎过着神仙眷属般的生活,而多才的顾春更被他们演绎成想象中的一道美景:在晚清几部笔记、词话的记载中,她被比作汉代的王昭君,冒广生校其诗集时,亦承袭此说:“闻太清作内家装,马上弹铁琵琶,手白如玉,琵琶黑如墨,见者谓是一副王嫱出塞图也。”(风雨楼刊本《春游十首》眉批)这番着意供人赏鉴的风致,与夫妻结伴、乘兴而往的实景似已相去很远。

奕绘和顾春其实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自得其乐,身在富贵闲雅中的他们,常常有一种浮沤幻泡之感,这是饱受汉文化熏陶的满洲知识分子常见的思想倾向。满族人接受高度成熟的汉文化时,往往会被诗词书画等表现性灵、修养的艺术门类所吸引,而因“夷夏之辨”的实质障碍无法被克服,却难以切入儒家的核心理论命题,所以他们终究不能以强调入世有为的儒家思想为精神支柱。当他们探究本体意义时,往往会同道、佛的虚空守静,顾春夫妇亦不例外。两人诗词中记载他

们或夜半谈道，彻悟万化；或造访寺观，参与宗教礼俗。顾春虽不如奕绘精湛义理，对道之本体有深刻的理解，但其早年历经的沧桑，使她极易体会人生的虚幻无常，加之受奕绘的潜移默化，所以作品中也常流露出不以富贵为意、虚静自守的沉敛态度。

二

道光十八年(1838)七月七日，40岁的奕绘突然病逝，使顾春再次跌入了人生的低谷。与丧夫之痛接踵而来的打击是，三个月后，她与所生的两儿两女被婆婆毫不留情地逐出府邸。这场家庭风波也许与此时的家庭结构有关。奕绘的正夫人妙华，在八年前(1830)去世，留下一子二女，长子载钧对顾春或许早已心存芥蒂。奕绘亡故后，他袭爵贝子，对父亲当年苦心经营的南谷墓所管理不善，与同父异母的弟弟不能和睦相处，处处违背未亡人的心意。载钧挟太夫人之势逼迫顾春母子出邸的可能性很大。但他如此不恤亲情，是否与听信龚、顾恋情传言有关，则令人只能停留于猜测。

14年前，顾春曾以不屈的决心争取到了婚姻的幸福，如今她年过不惑，心态更趋成熟，虽独自面对生活的磨难，也终无所畏惧。离开贝勒府后，她变卖首饰租得一宅，在小儿女的啼哭声中，度过了寡居的第一个严冬。第二年春天起，顾春不再闭门索居，她与一班知交姐妹频繁聚会，相互酬唱，以此化解心中的巨痛。这些知书达礼的闺秀，据冒广生考知，多半是杭州人在京为官者的内眷，奕绘在世时，顾春便与她们多有往来，其中德清许宗彦的两个女儿延锦(字云姜)、延初(字云林)与她最为相投。许延锦，是相国阮元的儿媳。其姊许延初工诗善画，能鼓琴，在她的介绍下，另一位钱塘才女沈善宝(字湘佩)与顾春结识，彼此一见如故，成为顾春后半生的密友。清代闺秀创作繁荣，而尤以苏杭地区为盛，顾春身处京城，通

过与这些江南才女的交往，也逐渐受到了女子宜为诗的时代风气的激励。奕绘刚去世时，她不仅失去了挚爱的亲人，而且也失去了切磋诗艺、相互唱和的伴侣，这使她一度丧失了创作的动力。如果没有这些闺中知音，她很难再找回和奕绘共同生活时营造的那种适合其创作的闲适优雅的心态。她和姐妹们赏花、听琴、游山、访寺，并一起填词作诗。这年秋天，她们成立了“秋红吟社”，同题吟诗，同调赋词。在这朋友间短暂集结的诗社中，顾春作了许多咏物诗词，其中流露的伤夫之情，既含蓄又浓厚，多少宣泄出了心中的积郁。

靠着“寄怀章句”回复内心平和的顾春，从来没放松过对儿女的教导。她两个儿子虽不如奕绘那样好学，但能承欢膝下，长大后结婚生子，使顾春的晚年生活不感孤寂。四个女儿，包括妙华所生的孟文、仲文都稍通文墨，出嫁后还与顾春有诗画往来。咸丰七年（1857），顾春五十九岁，长子载钧卒，无子，奕绘的爵位从此便为顾春的后人代代相传。重振奕绘家风的顾春在外人看来已成为一个福慧双修的完美女性，但她仍然不废吟咏，甚至开始尝试一种新的创作形式——小说。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红楼梦》的续书之一——二十四回的《红楼梦影》是顾春六七十岁时陆续写成的（详见赵伯陶《〈红楼梦影〉的作者及其他》）。此书在构思上虽无甚特点，但写恢复元气后的荣府中的一应琐事，却是津津有味，特别是男婚女嫁、生儿育女等细节描写，让人读了有亲历之感，显然融入了顾春多年的生活体验。写结社吟诗时，她还把自己中年所作的《消寒》九首诗放入其中，并借史湘云之口，表达了对女性为诗的自信：第十一回中，宝玉、贾兰点了翰林后，姐妹们讨论是否让他俩参加诗社，邢岫烟提出：“我们如何做得过翰林先生们？”湘云冷笑道：“那位兰太史的大作，没多见过，若论宝老先生，是领过大教的。在这群芳社里只怕又是倒数打头呢。”（据尉仰茄点校《红楼梦影》，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虽是玩笑话，倒也表露了作者平视翰林的心态。顾春敢于

续写《红楼梦》，显然与书中的大家庭生活贴近其经历有关。大观园中众姐妹的各种雅趣，与其实际爱好如此接近，几乎分不清真实虚幻。可以说《红楼梦》的存在，让顾春这类闺阁诗人对自己的潜能有了较深刻的体认。

有意思的是，这部《红楼梦影》的第九回里还有一段凤姐托梦于贾琏，加以劝告的话，说：“色之一字，更是要紧。只图一时之乐，坏了他人的名节，坏了自己的行止。还有那嘴角儿上的阴骘，更是要紧，断不可谈论人家闺阁暧昧。”此段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或许她本人曾受到龚顾“恋情”流言的困扰吧。但目前我们读到的顾春诗词中，竟毫无这方面的信息。毕竟，龚、顾几乎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

随着日月的推移，顾春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亲友亡故后，心境日渐暗淡。尽管如此，七十九岁方告别人世的她，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仍坚持写作，对亡者的痛悼、对往事的追忆、对病痛的实录成为暮年诗词的主要内容，反映了这个历经嘉庆至光绪五朝的老人在生命之光渐熄之际的最本真的心灵体会。

三

在顾春现存的诗词中，我们看到她从一个新婚的贝勒侧室逐步变成一位儿孙绕膝的老夫人。生活中的各种细节、变故只要曾感动过心灵的，她都会从容写来，没有特别的矫饰，所以其作品首先给人以平实之感。特别是诗歌，从经常出现的长标题即可见出，作者几乎把它当日记来写，在其中，她的丈夫、儿女、兄妹、朋友、甚至身边的老妪、夭折的婢女一一亮相，她的家居生活、社交活动、山水游历被加以充分的记录，她的各种真实情绪得到了渲染和表现。虽然今天几乎看不到有关顾春的生平记载，但这些自传性诗歌的存在，反而让我们更能接近其“真眉目”。对顾春而言，诗歌是使她超越庸常的手

段。浓缩在诗句中的生活焕发出别样的光彩，使日复一日，都有了特殊的纪念。从事创作又让她能不断体认、观照自我，并进而寻找到心灵的同调，感受人性的美妙。顾春与具有使命感的文学家所不同的地方也正在此，她所求的仅是一己性灵的愉悦，什么开宗立派、超越古今、独树一帜的追求都与她相隔膜。由此，她的诗歌反而能不受拘束，有感而发，言之有物，虽格局有限，但能展示绝代佳人之平常生活，亦属难得。

而其天赋的灵感，充盈的慧思在长短不齐的词体创作中更有展现的余地。她能以空灵之笔营造仙幻的月色梅花梦（《江城子·记梦》）；也能用平常语描摹小儿女的本然之态（如《迎春乐·乙未新正四日，看钊儿等采茵陈》）。能不烦色泽，以白描取胜（如《江城子·题孙子勤西溪纪游图》）；亦能融炼典实，胜意叠出（如《山鬼谣·题管夫人画竹》）。她时而精神超迈，“任海天寥廓，飞跃此生中”（《高山流水·次夫子清风阁落成韵》）；时而身心委顿，“最难遣”，“懒之病”（《金缕曲·戏述懒》）；时而明智通达，悟“人生如寄，各自得天独厚”（《水调歌头·中秋独酌，用东坡韵》）；时而羁于愁怀，叹“恼人滋味，愁可有涯涘”（《山鬼谣·山楼听雨有感》）。

词也加深了她与姐妹们的交流，最突出的是使思念之情得到畅意地倾诉，如：“九回柔肠，十分幽怨，不啻海角天涯，难寄伤心泪，虽暂成小别，也劳心力。”（《浪淘沙慢·久不接云姜信，用柳耆卿韵》）“留君不住，送君不舍，一片离愁难说。虽云暂别亦相思，反不及，交情淡薄。”（《忆人人·送屏山往杭州》）可谓缠绵悱恻，一往情深。而对沈善宝“大块文章，清奇格调，不减古人风”的期许（《一丛花·题湘佩〈鸿雪楼词选〉》），赞美许廷初“精神散朗，清洁比梅花”的丰采（《一丛花·题云林〈福连室吟草〉》），凸现了各人的性情，亦非凭藉长短句不能如此得心应手。

顾春的各色词作，无论何种题材、何种风格、承载何种情绪，皆有一股“清气”流注其间，那都是自然任真、会心独得的

产物。正如况周颐所概括的：顾春词“深稳沉著，不琢不率，极合倚声消息。求其旨此之由，大概明以后词未尝寓目，纯乎宋人法乳，故能不烦洗伐，绝无一毫纤艳涉其笔端”（西泠印社本《东海渔歌·序》）。

通常认为顾春的诗集为《天游阁集》，词集为《东海渔歌》，近代人刊刻的诗词集即以此题名，近年有学者在日本大阪杏雨书屋访得曾为内藤湖南收藏的原抄本《天游阁集》，方知《天游阁集》为诗词集总名，词集名《东海渔歌》，诗集无另名（见张菊玲著《旷代才女顾太清》，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本书所选顾春的诗词原文全部录自张璋《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合集》中的顾春诗词是张璋先生搜罗国内外各种版本校订而成，以日藏本补足国内存本的缺失，同时附录了风雨楼刊本诗集中冒广生的眉批，西泠印社本词集中况周颐的评语、以及为况氏所删削的冒广生眉批，内容齐备。顾春的诗词集都依年代先后编排，选录时一仍其原来的顺序，以便知其生平经历。



目 录

诗选

丙戌清明雪后侍太夫人、夫人游西山诸寺	1
己丑暮春雨后同霞仙七妹游万寿寺作	3
题李晞古秋涉图	4
东山杂诗九首(选一)	5
九日登后山四首(选二)	6
东山草堂二首	8
戏拟艳体四首(选一)	10
秋荷(二首选一)	11
七月三日夫人期年,遣五儿载钊往祭,痛成二绝句 (选一)	12
水仙	13
癸巳正月十六日次夫子生日原韵	14
次夫子燕九白云观观放斋原韵	15
次夫子清明日双桥新寓原韵(二首选一)	16
游南嶺天台寺二首(选一)	17
次夫子天游阁见示韵四首(选二)	18
题倪云林清閟阁图	20
恭和乾隆甲申昆明湖高宗御制诗原韵(四首选一)	21
生日	22
法源寺看海棠遇阮许云姜、许石珊枝、钱李幼兰,即次 壁刻钱百福老人诗韵二首赠之	24
春日游法源寺,前后和钱侍郎诗五首,乃云姜遂和诗至	

六首,纫兰和诗至七首并又篆书七言长歌送来,余不 获已,复次前韵三章答之	26
题春山霁雪石画	29
丙戌夫子游房山得山水小轴,甲午同题,丙申夏偶检图 书,又互次前韵各成二首	30
自题梅花便面	32
二十访背阴洞,道士他出,留题壁上	33
廿一寻视田园疆界晚归	34
寄古春轩老人自画菊花	35
至日	36
腊月十三雪中天宁寺看唐花,且邀后日诸姊妹同赏	37
十五雪后同珊枝、素安、云姜、纫兰、佩吉天宁寺看西山 积雪,即席次云林韵	38
生日	40
人日雪中观音院送云姜夫妇扶谢太宜人柩归扬州	41
上元后一日夫子诞辰观剧诗以为寿	42
五月廿五雨中静春居阮刘夫人招同云林、纫兰过天宁 寺看新麦,即席作	43
题钱塘女史沈湘佩鸿雪楼诗集二首	44
四十初度	45
闻珊枝弃世,赋诗遥挽	46
谢选楼老人见赠自书梅花诗扇,即次其韵	47
六月九日邀云林、湘佩尺五庄看荷花,座中次湘佩前游 韵(四首选二)	48
伏日同云林、湘佩尺五庄看荷花,过三官庙见桂花已开, 冷暖相催,气候无准,向来北方此二种多不能同时,正 所谓“十里荷花”“三秋桂子”者也,归来赋诗纪之	49
自先夫子薨逝后,意不为诗,冬窗检点遗稿,卷中诗多唱 和,触目感怀,结习难忘,遂赋数字,非敢有所怨,聊记 予生之不幸也,兼示钊初两儿	50

闺中造物有花仙

七月七日先夫子弃世,十月廿八奉堂上命携钊、初两儿 叔文、以文两女移居邸外,无所栖迟,卖以金凤钗购 得住宅一区,赋诗以记之	52
许滇生司寇六兄见赠银鱼、螃蟹,诗以致谢	53
己亥清明率载钊恭谒先夫子园寝,痛成一律	54
同云林携钊儿游万柳堂、拈花寺,骑马过夕照寺,得四 截句,聊以纪游(选二)	55
中秋后一日,同云林、湘佩、家霞仙雨中游八宝山,晚晴 湘佩先归,予同云林联辔送霞仙回香山,留宿延青草 阁,知己谈心,人生乐事,即次云林韵成此一律以记 之	57
秋柳 社中课题	58
钱塘陈叟字云伯者以仙人自居,著有《碧城仙馆诗钞》, 中多绮语,更有碧城女弟子十余人代为吹嘘。去秋 曾托云林以《莲花筏》一卷、墨二锭见赠,予因鄙其为 人,避而不收。今见彼寄云林信中有西林太清题其 《春明新咏》一律,并自和原韵一律,此事殊属荒唐, 尤觉可笑,不知彼太清此太清是一是二,遂用其韵以 记其事	60
四月八日同屏山、云林、湘佩、家霞仙游翠微山,次湘佩 韵	62
庚子十月初七,先夫子服阙,因太夫人抱病,未果亲往, 谨遣载钊恭诣南谷,痛成六绝句(选一)	63
冬日季瑛招饮绿净山房赏菊,是日有云林、云姜、湘佩、 佩吉诸姊妹在座,奈余为城门所阻未得尽欢,归来即 次湘佩韵	64
辛丑七夕,先夫子下世三周年矣,率六女载通、七女载 道、八儿载初,恭谒南谷,因五儿载钊有差,未克同 来。初七同通儿清风阁看初日有感	65
谷雨日同社诸友集天游阁看海棠,庭中花为风吹损,只	

妙香室所藏二盆尚娇艳怡人,遂以为题,各赋七言四绝句(选二)	66
惜花词	68
端阳前一日,往海淀探孟文病,车中口占	69
雨后游净业湖	70
雨后同少如、武庄、素安三姊妹及儿女辈泛舟潞河舟中, 次少如韵	71
消寒九首与少如、湘佩同作(选二)	72
遣怀	74
雨中偶作(五首选三)	75
春雪晚晴	76
忆屏山二首	77
秋日感怀兼忆湘佩、少如诸姊妹,用杜工部《秋兴八首》 韵(选四)	78
哭湘佩三妹(五首选三)	81
雨窗感旧	82
同治八年七月十二,屏山姊扶柩归里,余送至通州,宿 于舟中,是夜风雨,与姊同床话至天明,曾有来生作 姊妹兄弟之约。九月十一,余归自马兰峪,闻姊于八 月初九在临清州仙逝,痛成此律	83
余七十七岁,双目失明,更兼喘嗽,夜不得寐,枕上口占 此律,以纪其苦	85

词选

入塞 盆梅	86
水龙吟 题张坤鹤老人小照,用白玉蟾《采药径》韵	87
卖花声 像生花	89
迎春乐 乙未新正四日,看钊儿等采茵蓀	90
定风波 拟古	91

闺中造物有花仙

步蟾宫	自题画扇	92
乳燕飞	题县影梦痕图(二首选一)	93
定风波	恶梦	94
高山流水	次夫子清风阁落成韵	95
台城路	六月廿六,云姜招游尺五庄看荷花。是日许金桥即席题词, 遂用其韵	96
惜红衣	雨中池上,用姜白石韵	98
凄凉犯	络纬	99
垂杨	秋柳	100
醉春风	自题画梅,用竹叶庵韵	102
山鬼谣	题管夫人画竹	103
金缕曲	题《花帘词》寄吴蘋香女士,用本集中韵	105
江城子	记梦	107
沁园春	桃花源次夫子韵	108
鹧鸪天	傀儡	110
浪淘沙	春日同夫子游石堂,回经慈溪,见鸳鸯无数,马上成小令	111
金缕曲	咏白海棠	112
金缕曲	红拂	114
山亭宴	立秋	116
定风波	谢云姜妹赠蜜渍荔支有感	118
烛影摇红	听梨园太监陈进朝弹琴	119
一丛花	题云林《福连室吟草》	121
思佳客	腊九日,同云林、云姜、纫兰、佩吉集于珊瑚斋中,时云姜行有 日矣,佩吉鼓《阳关三叠》,尽一日欢。归途城门将阖,车中口 占	122
满江红	人日观音院饯云姜南归	123
金缕曲	自题听雪小照	124
一剪梅	闻云姜渡河信	126
杏花天	同游南谷,云林妹先返,怅然赋此	127
江城子	题孙子勤西溪纪游图	128

鹊桥仙	题孙松岑阅音修篁图	129
贺新凉	夏日余季瑛招饮绿净山房作	130
意难忘	自题《梅竹双清图》	131
碧芙蓉	雨后由三官庙同云林、绚兰过尺五庄看荷花作	132
江城梅花引	雨中接云姜信	134
风入松	题王叔明听松图	135
东风齐著力	水波 得平字	136
金缕曲	送绚兰妹往大梁	137
传言玉女	雪夜不寐	138
祝英台近	潭柘龙潭,用吴梦窗韵	139
浪淘沙慢	久不接云姜信,用柳耆卿韵	140
一丛花	题湘佩《鸿雪楼词选》	141
寿楼春	暮春	142
定风波	雨中海棠	143
江城子	落花	144
金缕曲	戏述懒	145
金缕曲	芸台相国以来本赵氏《金石录》嘱题	146
惜花春起早	本意	148
爱月夜眠迟	本意	149
阳台路	赋得“手倦抛书午梦长”,效柳耆卿体,并次其韵	150
喝火令	己亥惊蛰后一日,雪中访云林,归途雪已深矣。遂题小词, 书于灯下	151
茶瓶儿	病中谢友人赠茶	152
水调歌头	中秋独酌,用东坡韵	153
金风玉露相逢曲	中秋后一日,同云林、湘佩、家霞仙雨中游八宝 山,晚晴,次湘佩韵	154
高山流水	听琴 社中课题	156
踏莎行	梦 次屏山韵	158
踏莎行	遣闷	159
踏莎行(老境蹉跎)		160